

高段位的心机婊是什么样子？

我的后母要把我卖到窑子里，但她不知道，被抓走的那个其实是她的宝贝女儿。

真是笑死我了。

当她看见我完好无损地回家，皱了皱眉，还以为是我逃走了，一通阴阳怪气，说我人贱命倒长，叫我赶紧滚，怕我给她惹麻烦。

我笑得无法抑制：「母亲放心，他们已经把人抓走了，干吗还来找我？」

后母一愣，脸上疑惑，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看了眼表，脸上的肌肉开始颤抖。

我看着她缤纷多彩的表情，假作好心道：「哎呀，妹妹怎么下学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，没逃走吧？」

说罢，我轻轻地捂住嘴，在她即将崩溃的表情中无辜道：「看来已经被抓走了呢。」

1.

我是陈家的大小姐陈韵蕊，生于富贵之家，自小锦衣玉食。

可惜十四岁那年爷爷去世，爹爹彻底当家后，不到一个月便将外室偷偷地接进了门。

那女人叫秦红红，一个过气花旦，身边还带了个和我同岁的女孩。

从此家中麻烦不断。

一方面，母亲出身大家，为名门淑女，自小学的是端庄大度，遵循礼教，哪里敌得过秦红红这种惯会装模作样的戏子，自然是吃了不少亏。

另一方面，秦红红长相娇媚，凹凸有致，极有风情，更是将我爹迷得神魂颠倒。

我看着母亲守活寡，于是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，在父亲面前露脸。因此，父亲每个月倒也会来看几回母亲，夸她贤良淑德，也会夸我冰雪聪明。

每到这时，我就会说：「都是爹爹聪慧，所以女儿也聪慧。」

他乐得开心，母亲也会点点我脑袋说我「厚脸皮」。

我笑得天真又仰慕，乖巧地坐在爹爹身旁，看着母亲满足的模样，真是恨铁不成钢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心中这些积压的不满彻底地爆发。

父亲又被那女人截和了，母亲却强颜欢笑地送父亲出门。我骂她只知道委曲求全，半点性子也没有，活该被个婊子磋磨。

她扇了我一巴掌，我惊得一下都没反应过来。

母亲也一愣，急忙来摸我的脸，我狠狠地打开她的手，哭着跑回房后就把《女戒》《女则》那些书撕得乱七八糟，烧成灰烬。

看着那跳动的火苗，我的心也慢慢地静了下来。

从前，母亲是我最羡慕的人；但现在，若要我长大变成母亲那样，我宁愿去死。

次日，我和父亲说我不想再叫夫子来家里教导，想去那些洋人开的新式学堂。

此时，街上外国人越来越多，父亲本就有此打算，思考一番后便同意了。

母亲张张嘴，看到我冷漠的眼神，还是没说话。

我们陷入冷战。

在新学堂中，随着学习，我愈发恨她那自怨自艾的封建思想，恨她将所有的委屈、苦痛都自己咽下。

一周后我便去剪了短发。

本以为她会生气，谁知她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和我的校服模样相同，但质地更好的衣服。

她知道我皮肤嫩，校服肯定会害我起疹子。

看着她有些讨好的笑，我抿抿唇，上去抱住了她。

她拍着我的背和我道歉，说了一些都怪她太过软弱，才让我失去父亲的爱，以后一定会改，让父亲多来这里看我之类的话。

我盯着她温婉、秀丽的眉眼，心中酸疼。

她哪里知道我早就不在意那男人爱不爱我，我只是不想她再受委屈。

后来，母亲开始改变，父亲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但我没想到，秦红红竟然那么阴毒，诬陷母亲和别人通奸。

看着父亲血红的眼，我上前哀求，求他相信母亲，而他直接狠狠地将我一脚踹开。

我当即呕出口血，可没用。他看都没看，直接就叫下人将我母亲杖毙，对外则宣称母亲因病去世。

那一刻，天塌了，我晕倒过去。

等醒来已是晨曦，地上只余下一滩血。我就那样在地上躺了一夜，疼得呼吸都困难，衣服也被露水打湿。

陈宝娇穿着蓝衣黑裙从我身边经过，嘴角勾勾，弯腰道：「是我和爹爹说的哦，嘻嘻，今后你就是小——杂——种。」

她初具美貌的眼中满是恶意。

我抬手正准备打她，却突然看到她身后的嬷嬷一点也没阻止的意思，陈宝娇眼里还有一丝得意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她想让父亲彻底地厌恶我，害我没法翻身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，我理智得要命，收回了手。

她皱了皱眉，我冷笑了一声，走向父亲的房间。

那天，我哭得不能自己，边哭边呕血。

父亲滴血认亲确认我是他的女儿后，没把我赶走，继续供我上学，只是我在家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。

胸口被踹的伤也落下了病根，情绪一激动就会疼痛难忍，需要常年吃药。

家中无正房，秦红红便以正牌夫人身份自居，反正如今崇洋之风盛行，老派世家越来越少。

宴厅中，没人会细问对方的出身，只会在意对方的珠宝够不够贵。

她觉得我翻不起什么浪，又需要个好名声打入上流社会，看着我畏缩的模样便也没管。

估计是认为我是个翻版的母亲，对她构不成威胁。

我日日窥视着她那满面红光的模样，暗筹谋。

次年，陈宝娇转来了我的学校，她小我一岁，天天表面上装着一副天真的模样在学校和我「姐妹情深」，而背地说我是姨娘的孩子，她才是正房的孩子。

我沉默不语，心里暗自好笑。她晚我一年入学，既不清楚学校情况，也不知道她现在的举动早就被我预测到。

班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她的情况。

我看着她自作聪明的蠢样子简直差点儿笑出声，也不知秦红红怎么教的，真是又蠢又坏。

看着别人的指指点点，她竟然还以为在说我。

好友林灵被她的行为气到，本来准备揭穿她，但知道我在等她自己作死后，还是忍了下来，叫我收拾陈宝娇的时候一定要叫她。

我点头，笑着捏了捏她圆鼓鼓的脸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觉得时候到了，便叫林灵放学一起走。

陈宝娇知道林灵是警察厅厅长的女儿，本来就想套近乎，殊不知林灵早就想骂她，一通阴阳怪气。

不止贬了陈宝娇这段时间的装柔软、善良的行为，还把她的身份揭了个穿。

此时正是放学时间，人来人往，陈宝娇站在原地脸又红又白，身边的「朋友」也在听到这些话后嫌弃地离开。

她孤立无援，哭着跑了。

我低着眉眼，心中冷笑。

这才小打小闹，可得好好受住啊。

妹妹！

2.

「啪！」

回到家，秦红红直接当着父亲的面给了我一巴掌。

我捂着脸看向她，准确地来说是她的身后，陈宝娇正在父亲身旁哭得死去活来。父亲见我被打，皱了皱眉正准备讲话，却还是选择了沉默。

我知道他还在介意我母亲「偷人」，心中微凉，垂下眸子。

另一边，秦红红婉转的语调染上哀痛，似乎在恨铁不成钢：

「韵蕊，你怎么能在学校欺负娇娇？」

父亲看着我，眼中又厌恶又心疼，见我还在看他，便直接错开了视线。

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。

「欺辱家妹，这学上到狗肚子里就别上了。」父亲冷声道。

我低头跪地：「对不起，我应该制止妹妹和林灵吵架。」

父亲听到「林灵」两字，看向哭泣的陈宝娇，陈宝娇缩了缩脖子。

果然，她没敢告诉他们和自己吵架的是林灵，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了我的头上。

「那是警察厅长的千金？」父亲语气好了几分。

我擦去眼泪，表情内疚道：「是。我们今日一起放学，谁知道宝娇突然凑过来，还和她吵起来了。」

陈宝娇不哭了，直接指着我道：「要不是你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妈是姨娘？肯定就是你说的！」

听到这句话我差点儿笑出来，死死地咬住唇才憋住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
看起来像委屈哭了。

秦红红脸都绿了，狠狠地剜陈宝娇一眼，父亲眼里也有些不满。

陈宝娇又气又恨地看了我。

「韵蕊，来，我看看你的脸。」

父亲招手将我叫去，掩去些眼中的嫌恶。

我期待地看着他，轻轻地拉上他的袖子小声道：「爹，我不疼，你别不开心。」

因为刚才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，我的半边脸都疼得像火烧，但我依旧保持着镜前练好的乖巧笑容。

阳光又明媚，配上这伤应该效果不错，最重要的是让他这个被女人玩弄的蠢货想起来，我也是他的女儿，一个心心念念「渴望」父爱的女儿。

果然，他眼神复杂地拍了拍我的脑袋，问我胸口的伤怎么样。

我摇摇头，攥着他袖子的手紧了些：「和爹爹多待一会儿就不痛了。」

说着，我咳嗽了几声又急忙憋住，小心地看了眼他。

他神色软下几分。

我心里一阵嘲讽：白痴！我母亲一片真心你看不见，这种小伎俩倒是吃得挺快。

秦红红反应极快，见状立刻上前满脸心疼：「对不起啊韵蕊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我去拿药给你抹。」

说罢，眼泪半掉不掉，含情脉脉地看向父亲。

父亲压根看不出她的装模作样，立刻开始心疼：「好了，韵蕊是好孩子不会介意的，你要说就说哭什么！」

说罢，他直接将我拂去一边，开始给秦红红擦眼泪。

我看着刚攥过袖角的手，心里一片讽刺，不动声色地在裙子上擦了擦手。

真恶心。

之后，父亲解了我的禁足，还叫我多和林灵走动，不要省零用钱。

秦红红笑得娇媚，看向我的眼中萦绕着丝丝恶意。

我微笑回视。

吃饭时，我也可以继续同桌，不用再一个人在屋子里吃那些残羹冷炙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下。

自从母亲死后，我就再也没睡过床，总担心像那夜般有人会突然进来。

想到秦红红那眼神，总觉得有些不安，她会怎么样呢？

像对我母亲那样偷下迷药，再随便找个男人进我房间？还是在我的药中掺东西，慢慢地弄死我？

次日，药和往常味道一样，我看了眼丫鬟小花，她看着没什么异常，我抬手叫她下去，然后将药倒在了花盆中。

不知为什么，心里更不安了。

放学时，老师突然叫我和另一个人留下帮忙，我皱了皱眉，叫林灵两个小时后让丫鬟去外面的电话亭打个电话找我，随便说个同学名字，我会来接，如果没有亲自接，就是不在家。

她担心道：「要不我陪你？」

我摇摇头：「可能是我多想了，但如果真是秦红红动手脚，你得在外面，不能和我一起出事。」

她不太愿意，却还是点点头，塞给我个东西，我一惊。

她安抚地笑笑，让我小心，然后才走。

我心里微暖。

等帮完忙，已经离放学二十多分钟，整个校园空荡得厉害，我走在廊中，夕阳的红光照在我身上，仿佛沾染了血色。

来到车旁，今日的司机不是陈叔，是个新面孔。

他笑得谄媚，见到我立刻下车开门：「小姐您来啦，陈叔今日病了，叫我来帮忙。」

「不用，我走回去。」

看着他的模样，我退后一步道。

这张脸，我死都记得，是当初从我母亲房里逃跑的男人。

只见他笑着看了眼周围，此时街上人已经不多。

我察觉不妙，急忙往学校跑却被他抓住，一块布盖上我的口鼻，我挣扎了几下后就假装不动了。

他将我扔到后座便开始开车。

我眼睛偷偷地睁开一条缝儿，路越来越偏，我重新闭眼，心脏跳得厉害，又怕又兴奋。

原来这男人不是秦红红随便找的，太好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握紧口袋中的东西。

3.

他将我塞入后座后就急忙关门，车开始启动，大概半个小时才缓缓地停下，此时天色已经暗了。

「咔！」

车门被打开，带着汗湿的手抓住我的小腿，将我拖出车外扛到肩上。

我睁开眼，荒郊野岭，有些零散的废旧窝棚，估计没人住了。

走了好一会儿，周围窝棚都没有了，感觉他准备将我放下，我默默地闭眼。

他似乎在打量我，黏腻的手抓住我的脸左右地看看，发出声淫秽的笑。

「还挺滑溜啊。」

他咂咂嘴，手从我脖子慢慢地下滑，腥臭的呼吸越来越近。

我冷漠地睁眼，他正陶醉地在我脖颈上边嗅边道：「真香，杀之前玩玩也没事吧。」

却不知道我已经把林灵给我的东西掏出来，对准了他的下体。

听着这话，我冷笑声：「玩玩没事的。」

紧接着「砰」的一声枪响。

他愣了愣，看向身下，油腻的脸上慢慢地显出痛苦，然后捂住下体边惨叫边在地上打滚。

我慢悠悠地系好领上的扣子，看着他满地打滚的模样，一脚踩在他的手上碾。

「叔叔，你想怎么玩啊？」

说罢，我用枪指向他。

他满头大汗，见到我的枪吓得更是说话都不利索，烦人得紧。

我狠狠地给他的脸上一脚，将枪塞进他的口中微笑道：「叔叔，再抖走火了哦。」

他嘴唇发白，看着我的样子像看个恶鬼。眼里满是祈求。

我笑得更加温柔：「真乖。现在，我问你答，懂？」

他僵硬地点点头。

「你是秦红红什么人？」

问完，我慢慢地将枪拿出，然后踩在他准备伸向木枝的手，给他的胳膊一枪。

他又是声惨叫。

我掏掏耳朵委屈道：「叔叔这样偷袭太可怕了。」

说完，给他另一个胳膊也来了一枪，这样他就不能动了。

谁知道他竟然疼晕了。我怕他死掉，将他的外套撕成几条布，给他裹住了伤口，然后把他腰间的小壶打开，闻了闻，是酒。

淋在他的伤口正好。

「啊！」

他哀号出声，感觉像彻底崩溃了，涕泗横流地冲我磕头。

说是磕头，不如说是在地上爬。

「我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，求你了。」

我把玩着手中的枪，这是林灵父亲给她的袖珍勃朗宁，抓在手上刚好。

「好啊，回答我的话就行。」

我倚在树上，冷冷地看着他在地面上脸都扭曲的模样，淡淡道：「怎么进府的？」

如今世道混乱，父亲一向惜命，府中加了不少打手，人来人往也都需要在管家老徐那提前报备。

他疑惑一瞬，缩着脑袋：「秦红红瞪了眼门房，他就把我放进来了。」

听到这话，我紧了紧枪柄。

那个门房当时也被找来问话了，他却说是母亲叫他把人放进来的，他不敢不从。

还挺机灵，知道不能得罪秦红红。

我冷笑一声。

男人被我的笑声吓得一抖，空气中传来股腥臭味。

「秦红红是你什么人？」

他已经很虚弱了，却又不敢不回答，白着脸道：「相好的，但现在没有了，她看不上我。」

我绕在他身边走了圈儿，笑了笑：「不行，她得能看得上啊。」

他一怔，我将枪伸向他的头，他急忙道：「对，对，她是我相好！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笑了笑，却没移开枪。

「叔叔，你回头反水怎么办？我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呢。」

他吞了吞口水：「不，不敢，求你，求你了。」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收回枪。

他松口气，也不知是因为刚才精神太过集中还是伤太重，又晕了过去。

我看着他尿湿的裤子，离远几步。

枪声那么大，肯定有人能听到，而且这个点，林灵应该早派人给我家打过电话，知道我不在家了。

果然没多久，她满头大汗地带人找来，看到我，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，狠踢了踢脚地上半死不活的男人。

「你那继母真狠，说你在家，还问我丫鬟我是谁，我叫丫鬟直接挂了电话。」

林灵气得絮絮叨叨，模样超可爱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

4.

到她家后，我终于能放松些神经。

因为她父母都很忙，今天也不在家，只有我俩吃饭。

餐桌上，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父亲终于同意她做医生了，她开心地眉眼飞扬，整个人仿佛在发光。

我不禁笑出声，为她开心，紧绷的心情也慢慢地舒缓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几乎聊了一夜。

次日我心情极好地回家，秦红红看到我像见了鬼。

我冲她挑挑眉，便收回视线。

父亲急匆匆地赶来，先担心地上下打量了我下，然后才松口气，开始怒斥我夜不归宿。

我乖巧却疑惑地看着他道：「昨日我在林灵家住，告诉过宝娇让她帮我带话啊。」

其实我没说过，但这不妨碍我理直气壮。

陈宝娇本来还在幸灾乐祸，听到我的话一怔：「陈韵蕊，你胡说什么啊！」

父亲皱了下眉，我「害怕」地低头道：「父亲不信的话，可以问林灵。」

他当然不可能去问，不过也没因此惩罚陈宝娇，只是说：「以后少和姐姐闹。」

我有点儿惊讶，没想到他竟然会突然为我讲话，有点儿发愣。

他也不自在地咳嗽了声，就转头走了。

陈宝娇委屈地上来就想打我，却被秦红红拉住：「韵蕊，你比你母亲有本事呢。」

她看着我，上挑的眉眼含着怒意，还有丝隐晦的阴冷。

我弯唇：「母亲还是关心关心你的相好吧。」

她的神色彻底地冷下来，扭腰离开。

我盯着那背影，心里仿佛盘踞着条难耐的毒蛇。真恨啊，被这么个货色夺走最重要的人！

还好，那个人估计不久就能说话了。

就是浪费了我给她准备的另外一个惊喜，还挺可惜，找了许久，才找到皮相、气质都如此好的人呢。

不过也罢，先让秦红红继续和他联系着吧，以防万一。

谁知秦红红那么性急想杀了我。

第二日，药便比往日酸了些。我直接去厨房将药渣拿出，请了大夫，发现里面有白矾。

父亲沉着脸和秦红红赶来。

秦红红没想到我竟然能发现药味儿不一样，看着已经支撑不住的厨娘，白着脸不敢看父亲。

果然，才十棍，厨娘就供出了她，我面上震惊，心里快笑死了。

「母亲？我对您事事恭敬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」

秦红红被我这句阴阳怪气的「母亲」气到脸都有些扭曲，不过演技良好，转瞬就哭得满脸是泪，打死也不承认，直呼「冤枉」。

父亲面色阴郁，狠狠地拍了下桌子，骂秦红红「蛇蝎心肠」，我本以为父亲会惩罚她，谁知此事却被高高拿起，轻轻落下。

秦红红不过是被禁足一月。

他可能也觉得有点儿过分，和我说道：「你姨娘以前真的很好，都怪我。她当初是我丫鬟，我俩……但你爷爷不同意，还把她发卖去梨园，她受了很多苦。」

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心里一片冰冷，有点儿好笑，又有点儿悲哀。

总之，彻底寒心。

「没事。」我弯唇道。

他长舒口气，却不知道此时此刻，他对我而言，再也不是父亲，只是个有利用价值的软弱男人。

5.

经此一事，我不再有一丝温情，并开始在父亲身边有意无意地提起母亲当年的事。

他也开始觉得有问题，却又不肯相信秦红红会那么狠。

重点是，当年是陈宝娇去说「大娘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」的。

如果母亲真是被陷害的，就等于他被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摆了一道，这是他的大男子主义绝对不允许的事。

就这样，家中的气氛一时之间跌入冰点，只有我一个人悠然自在。

秦红红被解禁后，面对父亲的冷淡越来越焦灼，看我的眼神也愈发阴鸷。

「你把他藏哪里了？」

趁没人时，秦红红咬牙逼问，我懒得理她，困兽之争，抬眼拂开她的手径直掠过。

看来找不到王九她还蛮难受，不过她难受，我就舒服了。

同时，我功课常年第一，陈宝娇因为先前校门口发生的事，再加上我在学校刻意为之自然被孤立了，功课一落千丈。

这样的鲜明对比，终于让父亲愈发地偏向我。

当年洋人突然介入，他变通太晚没靠上大树，现在得交不少钱给商会供奉，以求得庇护，不然就总有些混混、黑帮的人来店里闹事。

现在又见那些留洋归国的人风光，所以他更加看重我们的学业。

这也是他之前「遭受大辱」却还是愿意让我上学的原因之一。

如今陈宝娇烂泥一团，只能寄希望于我。

「来，蕊蕊，吃排骨，再接再厉。」

「好的，爹爹。」

我甜甜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抬脸看了眼秦红红。

她今日一反常态笑得温柔，也给我夹了块鱼肉：「蕊蕊真棒。」

陈宝娇眼红了，咬唇死死地盯着我。

我垂眸，趁父亲低头将碗一偏，鱼肉掉到了地上。她眼神阴沉几分，我没理她，放下碗看了看表。

时间快到了。

果然，门房过来道：「老爷，有警察。」

父亲一愣，皱眉道：「什么事？」

门房畏惧地看了眼秦红红，啜嚅道：「说是一月前西山岭发生了枪击案，和夫人有关……」

我听着这话，低头喝汤，弯弯唇，再抬头，换作一副惊慌模样：「西山岭？母亲怎么会和那种地痞流氓待的地方扯上关联？莫不是和之前认识的男人还有联系？……」

「陈韵蕊！」

秦红红咬牙切齿地喊道，我没再多说，「内疚」地低头，父亲却皱紧了眉。

「你和孩子喊什么？清者自清。」父亲冷哼声。

秦红红明白父亲在怀疑她，脸色苍白，满眼哀戚：「老爷，我没有。你相信我啊老爷，我心里只有您一人啊。」

父亲则直接甩开了秦红红，冷声道：「去了就知道了。」

然后直接离开。

「老爷！」

秦红红凄婉道，转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在陈宝娇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就追父亲去了。

我看着满脸害怕的陈宝娇，伸了个懒腰，她就是秦红红的工具，根本不足为惧。

等那个男人说出陷害母亲的事，秦红红再也无法翻身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谁知道，陈宝娇竟然跟去了。

我怕她们会对王九不利，于是也赶去医院，远远地看见秦红红正捂住肚子和父亲说了什么。

父亲纠结了一下便跟她走了。

我怕有什么变故，于是先去王九病房准备敲打一番，谁知他见到我就吓得疯狂表忠心。

此时，他因为动不了，急得满脸是汗，手脚也都被吊着，看起来惨兮兮的。

我皱了皱眉，看样子秦红红没时间策反，但她这就放弃了？

据我了解，她贪婪又极在意名利，是典型的美女蛇，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……

突然，我心下一惊，心道「不可能」，冲着她们离开的方向就跑去，谁知外面传来「咚」的一声，紧接着人声鼎沸。

我顺着窗子看出去，是熟悉的青黑色长袍，血液从他的体内缓缓地流出。

因为没立刻死，他的身体还在微微地抽搐，看着一个方向。

我顺着那方向看去，竟是陈宝娇。身后，传来秦红红娇媚的声音：「蕊蕊，在看什么呢？」

我不可置信地看向她，她笑得阴狠：「你看，都怪你，老娘要守寡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地待你。」

她说着，涂得殷红的嘴咧开，眼神爽快。

此时，楼梯突然有人声传来，她立刻变脸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「老爷！」

那声音肝肠寸断，走廊传来跌跌撞撞的声音，一路至楼下。窗外，她扑到尸体上哭到不停颤抖。

没一会儿就有护工抬着担架出来，但她却死死地攥着父亲的手，别人都以为她是心痛到失去理智，但我知道，她只是想耗时间让父亲死得彻底些。

我站在原地，只觉得头在发蒙，前门人多口杂，如果真是陈宝娇，她肯定是偷偷地从后门出去的。

一路跑到医院的后门，胸口像撕裂般痛。不知何时，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，但我还是没停，任雨水打湿自己。

终于，看到了一个颤抖的身影，她也看到我，像见鬼一样地跑了。

竟然真是陈宝娇，她竟然帮秦红红害死父亲？

我想抓她，却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梦里的场景像走马灯一般，大多是爷爷还在的时候。当时我简直幸福极了，父母和睦，家庭幸福。

父亲忙完回家会给我带点巧克力、蛋挞什么的，母亲全留给我。

有时候，他俩还会一起带我去吃时兴的西餐，看那些不知名的画展，离开时，我就站中间牵着他俩的手，总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
母亲笑得温婉，常穿身浅色旗袍。

我有点儿恍惚地牵着她，也冲她一笑。

紧接着，她摸了摸我的头，便化作沙土被风吹散。我一愣，接着，周围的美好景色慢慢地裂开，父亲也狠狠地甩开了我的手。

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秦红红跟陈宝娇笑着将父亲拉走，我在身后哭着追喊，跌倒在地，手上一片脏污，身旁有个乞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

我爬起来才发现，原来这条街道并不美好：阴暗的巷中坐着密密麻麻的乞丐；小混混们正围在摊主前勒索；洋人来来往往，说着英文，吐着辱骂的话语。

空气中，尸体的恶臭与身旁西餐厅的食物香气混杂在一起，生出难以言明的恶心气味。

我踉跄了一步，眼前模糊又清晰，原来是又回到和母亲冷战的时候。

她温柔地给我擦药，轻声细语：「蕊蕊，我给你道歉，但你那样说话是不对的。我不希望，你变成她那般模样的人。」

我咬咬唇：「她就是婊……她就是坏人。」

母亲轻柔地抚着我的发：「我不希望你满心戾气，我只想要你平安快乐。」

.....

6.

「咳咳——」

一阵窒息，我醒了过来，有人在叫我，声音颤抖，有温热的液体一滴滴地掉在了我的脸上。

可我的视野很模糊，胸口痛得像火烧，头晕发冷，一时间分不太清梦与现实。。

「母亲，求你，别走……」

我像抓救命稻草般抓住身边的人，好像这样就不会再有人离开我。

被我抓住的人好像在哭，一直叫我「坚持住」，连拖带拽地将我往前拉，却因为力气不够，总和我一起摔倒。

即使如此，她还是一次次地爬起来，将我拉到背上，不停地给我鼓气。

淡淡的暖意和冰冷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后来，就什么都记不清了。等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，林灵正在我的身边红着眼睛。

见我睁眼，她一下精神了，紧接着又哭了起来：「你终于醒了，烧到四十度整整昏迷两天。我以为你醒不来了，呜呜呜呜呜——」

我看着她，想告诉她「没事」，结果一张嘴，喉咙火辣辣的，根本讲不出话。

「你别说话了，医生说你要静养，差点儿就烧成肺炎了。」

林灵心疼道。

我看着她红肿的眼和手上的伤口，心中酸涩，这种时候，也只有她会担心得到处找我，硬拖着我去医院。

我适应了下嗓子的疼痛，终于发出沙哑的声音。

「疼吗？」

说着，我的手伸向她的伤口。她笑着摇摇头，将一旁的饭盒打开，小心翼翼地给我舀了一勺粥。

我静静地看着她，只觉得心里好像哪里缺了一块儿，浑身都在痛，又麻木得毫无波澜。

「林灵，是陈宝娇，竟然是陈宝娇。」

林灵手一顿，继续喂我粥，我眼眶酸痛得厉害，低头喝了一口。

「养好身体才能报仇。」她冲我柔声道。眼中有泪，透着一丝狠意，然后又舀了一勺粥给我。

我闭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胸口闷得厉害：「办出院吧。」

说着，我勉强地用胳膊支起身子，可就连这一个小动作也出了身汗，但我得回去，那女人现在肯定在安排什么，我得去制止她。

「现在不行。」

林灵皱眉，眼神满是不赞同。

我抿抿唇，知道她担心我，也能感受到自己身体情况有多糟，但我得提前通知那个人，不然让秦红红发现，肯定会直接对我下手。

毕竟她连我父亲都能毫不犹豫地除掉……

而且，这两年的筹备也要浪费了。

可还没等我开口，林灵就道：「蕊蕊，秦红红已经被带到警局调查，可能定不了罪，但压几天还是没问题的，你还有时间调养。」

听着这话，我心里一热。

母亲去世后，幸好有她一直在陪我，不然，我可能根本撑不到现在。

啜嚅了下，我低声道：「谢谢。」

她一愣，笑着挠挠头道：「当初我刚被接到城里去参加舞会，王老板女儿骗我吃样品，想故意害我出丑，不也是你帮我的嘛。」

我无奈地笑了。

那其实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真没想到林灵会记到现在。

「我运气真好，一本万利。」我笑道，说完就开始咳嗽。

她急忙拍我后背给我顺气，边顺边骂：「呸，叫你别说话，又咳嗽了！」

我咳着，不禁笑出声。

谁知她笑着笑着，突然抽抽鼻子将我抱住，轻拍我的背：「没事的，蕊蕊。我们一起熬过去，我会一直支持你，就像你以前帮我，支持我当医生那样。」

我愣住，一股暖意涌上，回抱住她，眼泪一滴滴地落下。

感受着这温暖，我吸吸鼻子，默默地将眼泪擦去，缓了会儿才抬头：「灵灵，我想她们生不如死，从精神到身体，全被毁

掉。」

林灵微微一笑，握住我的手：「好。」

7.

过了几天，林灵陪我出院回家。

我看着门外挂着的白灯笼，心中酸涩。

走入大门，经过长廊，灵堂中只有管家老徐身着丧服，沉默地跪在蒲垫上。见到我，他起身行礼，步子有些踉跄，一看就跪了许久。

我冷道：「陈宝娇呢？」

「二小姐……去上学了。」

听到这句话，我气笑了，只觉得荒谬。不过也是，她怎么还敢在灵堂待着？

毕竟是自己亲手害死的。

谁知，老徐依旧站在我身边不走。

「还有事？」

他斟酌番道：「老爷去世的消息一出，商会要求的供奉……就涨了两成，但目前上批货款还没收回来，买主就急着要我们提前交钱。店里又聚了好多黑帮痞子，根本没法做生意。」

「趁火打劫。」我垂眸。

老徐有些犹豫地看了看林灵，我知道他有话说，直接道：「你说吧。」

他叹气，面露难堪：「老爷还在时，她骗老爷立过遗嘱，很可能会掌家。小姐你要不……离开陈府吧。」

我没想到都这种情况他还会提醒我，沉默了瞬：「没事，我知道。」

老徐知道我不愿离开，叹了口气。

林灵担忧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：「蕊蕊，要不去我家住吧。」

我摇摇头：「老徐，秦红红之后支银子的话，麻烦您把她签字按手印的证据全都留下。」

老徐有点儿疑惑，却还是点点头，然后继续在我身边踌躇。

我问道：「还有事？」

他重重地叹口气道：「秦姨娘还在万福赌场输了些银子。」

我皱眉，那个赌场的老板蛇九是上海滩有名的狠人，黑白两道通吃，私下还有不少生意。

但难得的是，做事相对规矩，所以生意很好。

如果传闻属实，利用得当，不止能把自己择出去，还能让秦红红永世不得翻身，可怎么利用呢？……

我沉吟，让管家下去了。

林灵看着我的样子皱皱眉：「你不会想利用那个蛇九吧？蕊蕊，那个人很危险，疯起来是不会认人的，我们还是换个法子吧。」

我笑笑，看着眼前的漆黑棺材，只觉得五味杂陈：「灵灵，你说，他被骗上天台被陈宝娇推下去的那一刻，后悔吗？」

林灵撇撇嘴：「谁知道呢。」

她说，默默地陪我跪在铺垫上：「没事，放心吧。蛇九惹不起我爸，哼！」

我看着她明媚的模样，心中温暖。

「放心。这状况是很糟，但我们当初找的那个人，做得很好。」

林灵一愣，突然一喜：「难道遗嘱……」

我勾勾唇。

林灵松口气：「我差点儿就打算让我爸在牢房直接处理了她，真是的。」

我垂眸，手不自觉地握紧，直到指甲陷进肉里才回神：「死在牢里太便宜她了。她害我母亲如此痛苦，我自然也要加倍奉还。她不是喜欢名利，喜欢散发魅力吗？我就让她全部得到，再狠狠地毁去。」

林灵看着我的模样，假装害怕：「蕊蕊好凶。」

我挑眉看她。

她又咧着嘴笑道：「我好喜欢。」

我捏捏她的圆脸，闹了会儿，她突然想到什么正经道：「之后呢？」

我有些疑惑。

她沉吟一会儿：「这之后，报复完了，你变成孤女如何自处？是打算一个人在这世道撑起个家族吗？商会、帮派、洋鬼子，哪个都吃人，你又是女子，太难了……」

我收回捏她脸的手，盯着地面冷静道：「叔叔要多少钱才能帮我解决商会的问题？」

她怔住：「这种费用很高，而且……」

「在商言商，只要叔叔松口，钱不是问题。」我打断她，坚定道。

无论如何，陈家都得是我的，绝不相让。

林灵张张嘴，点了点头：「好。」

8.

次日，秦红红面色憔悴地回来。

陈宝娇跟在她身边，见到灵堂面色肉眼可见地变白，甚至身体都有些不自觉地颤抖。

我看着她们的模样，冷漠地弯弯唇：「姨娘，都快头七了才回来，莫不是已经找到下家了？」

秦红红狠剜我一眼，走至我面前就准备打我，被我一把拦住，推到地上，痛得一阵惊呼。

陈宝娇急忙去扶她。

她龇牙咧嘴地指着我，父亲不在，她没必要继续装模作样，暴露了所有恶习。

只见她指着我骂道：「贱蹄子，你还敢动手？我明日就把你发卖出去，让你当婊子。」

我讥讽地看着她，阴阳怪气道：「姨娘，你莫不是忘了自己不过是个妾？我才是嫡女，这陈家一切都是我的！」

她嘲讽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「哼！你父亲立的遗嘱里，陈家可是我的。」

我假装震惊。

她见我这样，笑得更加得意，冲外面道：「进来吧。」

没一会儿，西装革履的律师走进来。

他一本正经道：「陈小姐，我是余氏律所的律师余诚。半年前受陈先生委托，将财产全部留给秦红红女士。这是文件，请您查阅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提出。」

我看着他的冷静模样一把将文书抢来，手微微地颤抖。

秦红红见我这样不可抑制地笑出声，眼中有毫不掩饰的得意。

声音又尖又细，娇声道：「老爷真是明智，早就猜到我们孤儿寡女落你手里会遭到不幸呢。」

我将文书撕得粉碎，大喊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余诚推推金丝眼镜，冷淡而疏离道：「是真的。」

我难以置信地退后，仿佛受到了重大打击。

秦红红充满恶意地冲我笑道：「放心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」

我怒目而视，看到余诚的食指轻轻地划过秦红红的腰背。

秦红红笑得更加娇媚，反而不自觉离他更近几分。

我假装没发现，直到她们离开，才勾了勾嘴角。

快收网了。

父亲下葬后，我的待遇急转直下。

药停了，煤也没供，丫鬟也被抽走，甚至连我房间的物件都想给他们搜刮走。

不过值钱的哪里还有，我全卖了，包括从小到大存下的钱一并给了林灵。

秦红红自然知道东西少了，她看上母亲的首饰许久，找不到，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，一时也奈何不了我。

一周后，林灵告诉我商会那边搞定了，等我掌家就不会再有地痞流氓上门。

后顾之忧暂时解决，我就待在屋子里，看着秦红红风光无限、早出晚归，心里的怨气仿若终于被开了个口，得以释放。

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余诚来得也越来越频繁，甚至有时候我经过她的房间都能听到里面传出细碎的呻吟。

可笑！余诚竟如此厉害，能哄着秦红红在府里乱来。

而且，听老徐说，她最近在商场一掷千金，频频地参加舞会，光礼服、珠宝的钱就花了几万大洋。

我毫不在意，这只是小钱而已。

但老徐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皱眉劝导：「小姐，她好像在给你找亲事，而且那个余诚身份好像也有问题。」

我温柔笑道：「那就让她找呗，而且余诚身份有问题，不是对我有利吗？」

假律师的文件，可没有丝毫效力。

老徐一愣，似乎猜到什么，感叹道：「真好，如果夫人以前……」

他说着，眼眶变红，没有继续。

我垂眸，软下声音道：「谢谢你将她的尸体偷偷找回安葬，让我有个挂念。」

老徐擦擦眼泪：「夫人是好人，可惜，唉——」

说罢，他就离开了。

我看着那背影，闭闭眼，母亲温柔的笑容在脑中浮现。

「快了。」我自言自语道。

没几日，秦红红又在和余诚在屋内云雨，门虚掩着。

我找来一个小记者在门外偷偷地拍照，并给了他五块大洋，叫他先压几天，等我通知。

一切正如我所期待的样子，秦红红得到了一直以来想要的名利和钱财，像只开屏的孔雀，我在学校偶尔都能听到人议论「陈夫人」。

甚至，她还打算和余诚在一起，开始畅想未来，赌瘾也愈发地大。

万福赌场那边看到这么个「冤大头」，都快把她捧到天上了，并且不遗余力地开始设套，刚开始还是小打小闹，后来，赌的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。

时机已到，我让记者发报。

这种刺激的新闻，想必主编也喜闻乐见。

第二日才过中午，秦红红就面色难堪地跑回来。

我看着她那一身盛装，知道她舞会估计都没结束就跑回来了，看来新闻效果不错。

她简直要气疯了，好不容易才混进上流社会的交际场，现在却被自己的情人摆了一道。

报纸中，只有她的脸，男方的脸却看不清，谁再蠢都知道这其中必有问题。

我听着她怒吼的声音，简直要笑出声，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是我在背后谋划。

这个局，一年前就开始设了。当时，她还以为我和母亲一样软弱，某种程度来讲，是她的自大害了她。

余诚坐在我身边懒洋洋地喝茶，那矜贵模样早就消失不见：

「看起来她快气疯了哎，不会揍我吧？」

我听着他毫无怕意的语气，弯弯唇：「等等不就知道了？」

他撇撇嘴，表示一会儿要快点儿跑。

终于，秦红红想到了我，却没想到冲进我房间就看到了余诚。她斑驳的妆容都扭曲到一起，指着我俩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我想，她那么聪明，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

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刺激她的机会：「余律师和我说过不少母亲您的事，我竟没想到，母亲还有如此小女人的一面，真是恶心得够呛。」

她听着我阴阳怪气的语调，死死地抓住门框，脸上厚重的粉结成块，丑陋又恶心，哪里还有半点儿娇媚。

此时正阴毒地盯着我。

余诚西装革履地撑着脑袋，满脸风流。

「陈小姐，最恶心的应该说是我吧。这一年多都快被她身上的粉味儿臭死了。」他说着，嘴角勾勾，桃花眼潋潋多情。

秦红红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嘴角都在抽搐。

我有点儿意外，秦红红这是真动心了？还是单纯被气得？这表情倒挺有意思。

丑得厉害。

余诚见状嫌弃地起身冲我道：「小姐记得结钱，我走了。」

说罢，直接离开。

我饶有兴趣地点头，看着秦红红的痛苦模样笑道：「看来母亲对我在胡同里给您找的男妓很满意呢。」

她长长的指甲「咔」的一声断裂：「男，男妓？」

我勾唇：「怎么？母亲梨园出身，还看不起人家？」

她面色扭曲，尖叫一声就像个疯子般冲我奔过来。

我早有防备，稍侧身便躲开。

谁知道她竟然冲得太猛被椅子绊倒，不小心磕掉了门牙，满脸是血却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

满眼癫狂，似乎精神都有点儿不正常了。

我心情极佳，继续道：「对了，估计您知道余诚根本不是律师了，所以那份遗嘱没用哦。」

「贱，贱人！」她颤颤巍巍地想爬起来。

我冷笑一声，狠狠地踹了她胸口一脚，用尽全力。这是她留给我的伤，我自然要还回去。

她吐出口血，直接晕了过去。

我讥讽地看了她眼，走出门，老徐早已等在那里。

「秦红红欠赌场的钱没还清吧？」我问道。

他点头。

我冷漠地看着地下躺着的人懒懒道：「明日盯着她点儿，别让她带走陈家任何东西。当然，她若要出门，就让她走，等我回来再处理。」

管家一愣：「小姐不怕节外生枝吗？」

我冷笑：「这叫作斩草除根。」

秦红红一生最想要的东西不就是金钱、名气、爱情？如今，一切化为泡影，只剩陈宝娇了。

我真期待，她亲手毁掉自己一切东西时的表情。

8.

第二日放学，就听说有几个带枪的混混在校门外强行将陈宝娇抓走，是蛇九的人。

果然，秦红红到这时候还想着拉我下水，但她约莫脑子都不清醒了，我又不是她的亲女儿，她能做赌资的，可不是我。

再加上那条丑闻，陈家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。

回到家，她满脸得意地喝着劣质白酒，才一日，就仿佛老了十岁，微微下垂的脸既丑陋又恶心。

看我完好无损地回家，皱皱眉，以为是我逃走了。

那一刻，我真是笑得无法抑制：「母亲放心，他们已经把人抓走了，干吗还来找我？」

她一愣，脸上疑惑，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看了眼表，脸上的肉开始颤抖。

我看着她缤纷多彩的表情，假好心道：「哎呀，妹妹怎么下学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，没逃走吧？」

说罢，我轻轻地捂住嘴，在她即将崩溃的表情中无辜道：「看来已经被抓走了呢。」

「啊！」

秦红红尖叫一声，连收拾都没收拾就蓬头垢面地冲了出去，我想，她应该是想救女儿吧。

不过，没钱没势，甚至连美貌都不复存在的她，能救到吗？

我抬眼，看着这十几年的家，摸摸有岁月痕迹的梁柱，上面还刻着我长个子时留下的横线。

现在，终于彻底地回到了我的手中。

蛇九那边本来想利用陈宝娇，威胁秦红红还钱，但秦红红在父亲去世后花了数额巨大的钱，已经被我「净身出户」。

怎么可能还得起蛇九的钱？

蛇九找上门，看着管家手中一张张被按了指纹的「证据」，气笑了，黑着脸就走了。

听说他回去后，直接将陈宝娇丢给了手下，让他们随意处理。

没几天，陈宝娇就死了，被折腾得不成样子，扔去乱葬岗，还不准秦红红收尸。

秦红红本来就有点儿不正常，这回抵抗不住巨大的打击彻底疯了，竟然当街撕去衣服，赤身在街上又唱又跳，咿咿呀呀的。

蛇九就和手下在楼上看热闹。

后来就不知道秦红红去哪里了，可能是被抓走带去了哪里，也可能自己跑丢了。

反正和我没关系了。

只希望，母亲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

而我，也会开始新生活，努力撑起陈家！

未来可期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